



■青春岁月

赶“时髦”引来的误解

□许双福 文/图

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国门的打开，市场的开放，思想观念的转变，人们有了赶时髦的意识，喇叭裤、蛤蟆镜、电子数字手表、尖头皮鞋、花衬衣成为青年人的时尚。这种时尚潮，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席卷全国。

或许我因成长环境的原因，对时尚总是热不起来，出生在军人家庭，曾经又从过军，习惯了循规蹈矩的生活。长年累月的一个装束，要不就是中山装，要不就是红卫服。

母亲一次去商场，看到一件出自上海的衬衣，浅蓝色的小方格，方格里是一朵蓝色的暗花。在她看来，我整日的规规矩矩，有失年轻人的朝气，便给我买了一件。那时，人们所穿的衣物多是自己买布，到裁缝铺去做。我也就第一次穿上了说喇叭不喇叭的裤子，再配上这件“花衬衣”，加之我本身是自来卷的发质，头

发、衬衣、喇叭裤，这一身，俨然一副时尚青年的装扮。

一天，父亲正在上班，接到北京大嫂子打来的电话，说是大哥得急性阑尾炎住院了，父亲来到我们单位找到我，我没有做任何准备便与父亲乘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在北京陪大哥三天，没什么大问题，我和父亲买了返程票，在天安门广场上转转，便前往北京站。

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候车室里旅客不多，我和父亲坐在长条椅上等待检票，父亲看报纸，我无所事事，躺在长条椅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拍我的肩膀，我睁开眼一看，是两位年轻的警察。警察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到什么地方去？”我一一回答。警察查验了我的车票后，说道：“你到我们办公室去一趟。”我迷惑不解，问道：“我怎么了？到你们办公室干什么？”正在此时，父亲看到了，

他过来问两位警察怎么了？父亲当时穿着上白下蓝的警服，两警察一看，是位老警察，很是客气地问道：“他是你什么人？”父亲回答道：“我二儿子。”警察说道：“我们看他这身打扮以为是二流子那！想叫到办公室仔细地检查一下。”说完，两警察跟父亲挥了挥手走了。

就这么一身时髦的打扮，结果引出一场误会，若不是父亲在场，不知会不会耽误了我的行程。

时间过去近30年了，再看今天繁花似锦的市场，走在路上的人们，穿着各种各样、款式各异的服装，没有谁会觉得不可思议，若是用过去的观念看今天的着装，恐怕是满街的二流子，而且，二流子不只是年轻人，老年人也被纳入其中。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享受着丰裕的生活，享受着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予人们的欢愉。

■图片故事



难忘的蜜蜂场“移虫”经历

□冰心

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大学生们实习、打工的身影，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29年前在YK养蜂场“移虫”的经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初中毕业后来到一家养蜂场做临时工，开始的工作是除院内的杂草，熟悉内部情况，在师傅的指导下，戴着有面罩的“防蜂帽”取“蜂胚”。过了一段时间，蜜蜂蛰过后也没有刚开始那么大反应了，领导就分派我做“移虫”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这项工作

是提取蜂王浆的重要工序。因为蜂王在出生之前是在王台里生长发育的，工蜂则把王浆分泌在王台里，用于培育蜂王。最好提前1~2天把“王台”放到蜂群中，让工蜂熟悉和清洗干净，然后把蜂王产的卵，也就是早期工蜂幼虫，通过移虫器（带伸缩性质的类似自动铅笔的移虫工具）放到它们的“新地盘”里。经过蜜蜂的喂养，大概是移虫后的第2~3天，就开始分泌王浆了。从蜂群中提出王浆框，把上面的蜜蜂抖掉，用刀子削去伸长的王台。清理干净后，用专用的移虫器逐一取出幼虫，就可以提取蜂王浆了。

“移虫”工作分为移入、移出两个过程。移入时，所用的移虫器要从幼虫凸起的背部一侧下针，把针尖插入幼虫和房底之间，把幼虫轻轻挑起，放在蜂胚蜡碗的蜂王浆上。幼虫十分娇

嫩，移虫的动作要迅速、准确，一只幼虫只允许用移虫器挑一次。直到把整个蜂胚的蜂巢填满。移完虫的蜂胚用湿毛巾盖上，再移第二框。如果眼睛不好，移入的虫大，产的王浆就会少，所以眼睛一定要好，而且要细致认真不能一心二用，还要挑最小的幼虫。为此，刚开始的几天，郭师傅没少指点我：“你看，这次虫移大了，下次注意啊！”因为虫的大小直接影响到蜂王浆的产量。

取浆一般是郭师傅或刘场长负责，主要是用刮匙、镊子和小毛笔。刮匙去掉王台口工蜂分泌的蜡，用移虫器把移进的幼虫挑出来（此时幼虫已经长大），郭师傅再用毛笔把王浆蘸出来，抹入干净的王浆专用瓶里，然后放进冰箱中保存。据说目前有人研制出了“真空取浆机”，虽然效率有所提高，但由于条件所限，尚未得到推广。

现在回想起在YK养蜂场“移虫”的这段经历，我还是难以忘怀，不时会想起蜂王飞入树顶举杆回收的惊险场面，想起手拿黄瓜蘸着刚摇出来的蜂蜜大快朵颐的惬意，想起不善言辞的郭师傅、爱岗敬业的齐师傅、爱开玩笑的“大老王”，还有沉默寡言的刘场长。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还能够想起那个坐在板凳上认真移虫的临时工呢？师傅们，您们现在都还好吧。

■家庭相册

父母的爱情

□瞿小静 文/图

父亲和母亲是小学同学，但彼此之间没有说过话。本来，父亲和母亲的世界是要走向两个方向的——父亲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小学没读完，就辍学回家了。母亲呢，成绩在乡里是数一数二的好，初中毕业还考上了中专。但就在母亲考上中专那年，我外公病逝，大舅舅也意外离世。无奈，母亲只得放弃读书，留在家帮外婆操持家务。

农村的女孩子，不读书，也只剩下嫁人这条路可走。通过同学的介绍，父亲和母亲的世界才有了交集。

起初，母亲是不愿意的。一来，父亲家境不好，家里穷得叮当响，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手艺；二来，父亲没什么学识，这在母亲看来，是顶重要的。可是，父亲却不死心。自从认定了我母亲，便开始死皮赖脸狂轰滥炸的“持久战”。有事没事往我外婆家跑，骑着一辆东方牌自行车在我外婆家门口晃悠（后来父亲告诉我，那辆破东方牌自行车，还是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父亲没别的花招，就一招，实



在。不是进家里帮忙砍砍柴，就是上前搬搬煤球摆摆萝卜白菜什么的。我母亲脸皮薄，脸上挂不住，就催父亲走。父亲不说走也不说不走，只顾埋头干活。这一招，太讨我外婆的欢心了。

所以，我外婆发话了，可以让我母亲出去自由活动一个钟头。这正中父亲下怀。于是，自行车的后座上，多了个脸红心跳的母亲。呼呼的风声，都成了欢呼的掌声。

日子久了，母亲也看出父亲心地之善良，待人之诚恳。于是，母亲嫁给了父亲。

母亲嫁过来才知道，什么是家徒四壁，家里除了一张床，什么家具都没有。就连那三间瓦房，还是父亲把亲戚朋友都借遍凑钱盖起来的。

后来，父亲开始做小生意。渐

渐地，家里有了收音机、缝纫机，也有了电视机。那辆破东方牌自行车，也变成了崭新的飞鸽。

如今，父母结婚二十多年了，开始吃起彼此的醋——我和弟弟打电话回家，跟父母说话的时间、报告的事项都要平均分配。想想就觉得很温暖，一个人在外打拼，无论什么时候，拨通那个电话，那头的两个人都会像记流水账一样争相问你一点一滴的生活。他们不是简单地问，每一句他们都会记在心上。

作为父母爱情的结晶，我和弟弟现在各自奋斗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虽然没有出人头地，却也都过着知足快乐的生活。我们像母亲一样爱笑，也像父亲一样喜欢真诚。

父母的爱情，虽简单，但想想也很美。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不用笔写下来，为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开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